

红蔷浮过

紫禁门

七日霜飞◎著

Hongqiang Fuguo Zijinmen
Qirishuangfei Works

紫禁城细水河畔
是哭红妆泪的女子
是剑弩未张的少年
是城池中依水怒放的红蔷
讲述着深深宫院中
不能白头共缠绵的一场场爱恨情仇



出道三年经典汇集 最新中篇强势出击
实力派百变天后【七日霜飞】
拉响年度集结号



CONTENTS 目录



——妆红寂里篇

阿木鼓	002
牡丹盅	013
那年的西域，那年的长安	023
纳罗山之骨	034
永乐朝	044
相思灰烬	054
遥望不及，那一年的皇城	064
梦华妃	073



啼笑因缘篇

花香香的江湖实录	086
青阳镇之英雄美人	099
枉生·纯白	114
星宿城	125



——金风晓月篇

红蔷浮过紫禁门	136
---------	-----

【妆红寂里篇】

只是绕床的青梅
只是放飞的纸鸢
只是初上红装的女子
和剑弩未张的少年
盼不到白头偕不成共眠
是江湖
无法承载爱情的江湖

红善浮寸紫禁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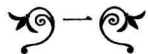
HONG QIANG FU GUO ZI JIN MEN





阿木鼓

我们要做的，
是一面鼓。
一面可以与神灵对话的鼓。



明日村里，没有人称这个高高放置于山顶上的木制品为鼓。

他们喜欢说，这件神器如何如何……

我与阿木却不懂。在我们小小的心里，这一面鼓与我们平日里卖往中原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是羊皮制的表皮，兽血漆成的鼓边，一样要用棒子用力敲打，才会发出“轰轰”的声音。

于是那个没有月亮的夜里，我与阿木悄悄地拿着火把，瞒着全村的人爬上了明日山。当火把红彤彤地在山顶燃亮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一面比山下那片村庄面积还要宽大的鼓，还有阿木脸上从来都有过的震惊。

我握着火把的手，就轻轻地颤抖开了。

这面鼓很明显还没有完工，上面的兽血甚至还没有完全风干，夜风里散发出腥臭的味道。我捂上鼻子的同时，看到阿木将火把放在地上，一步步地靠近了这面鼓。

他纤长的手指在这面鼓上来回的抚摸，他的目光是不曾见过的着迷，嘴里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我看着他，将眼睛挤成一条缝，是想问什么的，但在这面血淋淋的大鼓面前，我突然连开口的勇气都失去。

阿木在半晌后，将目光转向了我，他的眸子里闪烁着比火把更加耀眼的光芒，他说阿芒，明日村要复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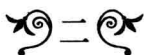
他的嘴角轻轻启开，是一种摄人心魄的笑容，迷人，而更多的是魅惑，他身影在夜风中忽然变得高大而欣硕，他几乎是飞奔着上来摁着我的肩膀，说阿芒，明日村即将有号令天下的能力，将要恢复几万年前的兴盛！他的手指紧紧扣在我的皮肤里，眼神相对的那一刹那，我的心口突然犯起一阵寒冷。

我发誓，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阿木的任何话，从三岁我认识他起，直到我们都十六岁的今天，我从来不曾怀疑过他的任何。

然而今天，阿木的异常表情，却会让我害怕，明日村的人都知道，阿木是个多么斯文甚至胆怯的孩子，为什么在触摸这

面鼓的瞬间，就像变了一个人呢？

我不懂。我疑惑地看着阿木的眼睛，十几年来，第一次感到了陌生。



我开始回想村民是为什么，要制这一面鼓？

是因为年复一年的灾难？还是因为明日村的日继衰落呢？

所有制鼓的人，都相信鼓的力量。明日村的人，也一样。

他们相信鼓可以改变一切，灾难祸事，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宿命与运程，他们相信，用心血制成的鼓放在天地日月精华之处，便可以有非凡的能力。

所以他们称它，为神器。

而现在明日山上的这一面，更是明日村千百年来人力物力损耗最大的一次。

我还记得在村长决定制造它的那一天，村里的人是如何疯狂地击打着手里的兽骨，又是如何地跳跃着在邻近村子里奔走相告，我也还记得阿木紧紧拉着我的手，不让我靠近人群，他的目光中闪烁着怀疑的因素，他一遍遍小声地说阿芒，不要。

对于鬼神，阿木向来很畏惧。阿木生下来时，他娘就死掉了，他爹从此不知了去向。那个时候起阿木便成了村子里最不受欢迎的孩子，若不是我没有爹妈，也一定会像村里别家孩子一样，看到阿木的时候就远远地躲开。

可是不嫌弃阿木，或者说我们都是没有娘的孩子，更多的时候里，阿木像亲人一样护在我身边，用他那高大却永远不会勇敢的身躯静静地陪伴着我。

明日村的大鼓在三日后开工。

全村老少赤膊上阵，他们奔波于林间与河池，他们砍下千年的树木，粗大的绳索缠着腰身，喊着口令震荡天地。半个月的时间将树干运到操场上去，然后又用百里外的河水浸泡，无数人排成长长的人河，一盆盆地传递河水……

我与阿木躲在操场后面，看着村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齐心地劳作，心里乱成了一团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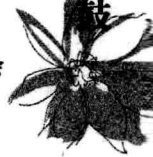
我扯着阿木的胳膊，你说，是不是我们有了灾难呢？还是明日村将要不日灭亡呢？

阿木不看我，阿木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些裸背的年轻男子，他忽地声音沉闷地问我，为什么我也已经成年，却独独不叫我参加呢？

我愣一下，继而扳过阿木身子，我说为什么呢？是你让我远离，而如又为什么想去参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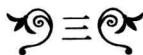
他看看我，又转过头去指着那些村民，他说阿芒，你真的不觉得奇怪吗？那日村民大会里，要求全村老少都要参加，一起放热血喝青酒，可偏偏不让我们俩参加？

阿木





阿木的眼睛忽地暗淡下来，阿芒难道我们真的如阿骨爷所说，是明日村末日的灾星吗？



为什么，偏偏是我与阿木呢。

没有爹妈的孩子，不受神灵的庇佑吗？

阿木他不知道，他的话，让我的心里有多难过。

如果我们是灾星，那么那一面鼓就是冲着我们来的，那么灾星与鼓相碰撞的时候，应该是何种情景呢？

所以，在三个月后那个晚上，我决定到山顶上去看那面鼓。

是我拿着火把站在阿木的面前，我说阿木，只有我去才可以证明我们的身份。我拍拍阿木的肩，如果我回不来，阿木，离开明日村。

我转身的动作利落而决绝，而就在我跨出阿木家院门的时候，我听到他低低喊我的名字，他喊阿芒，然后扣着我的肩膀，微小的晚风里，阿木露出雪白的牙齿，额前的刘海被风轻轻吹起，他说如果是灾星，也是两个人的事。我们相伴走了十几年，就算要历经任何苦难，都会牵着手一起去面对，他的眼睛里是通红火把的影子，熊熊的火焰让我的心顿时火热起来，他拿过火把拉起我的手，又有什么，是灾星不能战胜的呢？

但事情还是出乎我的意料了，我没有想到那面鼓会让阿木有那样反常的反应，更没有想到，有反应的只是阿木。

在我们这些还远远不成熟的孩子心里，那是一种与被遗弃相同的感受，在我几十年来一直以为就算是灾星也是我与阿木共同背负时，突然阿木他背弃了我。

因为那一晚除了畏惧，我没有任何感觉，甚至，我都不明白阿木他说的明日村的复辟，又是什么。

阿木他不再执着于为何村民瞒着他制鼓，他所有心思从那一晚之后，开始专注于上古的书籍。

他向阿骨爷借来厚厚的一叠明日村的古记，一声不吭地躲回屋子里研究，不论是谁召唤都不理睬，在他看那些书籍的时候，他眼里的光芒与那夜抚摸鼓面时的一模一样。

我站在窗外，看着阿木兴奋的模样，不详的感觉让我彻夜难眠。

到底那鼓有什么蹊跷，为什么让害羞内敛，甚至有些自闭的阿木，出现了那种霸道而邪气的满足？



阿木身上渐渐开始有反常的东西。

在鼓被最后一次上漆经烈火烤炙的那一天，阿木突然跑到山顶上来。

他身披只有祭祀时才会穿的黑衣，鲜红色的领子高高束起，站在火堆的另一旁微笑。

那笑容，熟悉又陌生。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那一晚，他那魅惑人心的笑容，在这个傍晚格外醒目。

他笑着向所有人走过来，脚趾踩在熊熊的烈火上，却丝毫没有痛苦的表情，他冲着人群走来，手掌紧握，面孔依然乖巧，却有一股来势不明的力量，逼得所有人屡屡后退。

我看着村民，又看看阿木，正要叫他的时候，突然看到他眼中有黑色闪亮的光芒一下一下地流转，顿时，一阵寒冷包围我全身。

阿骨爷从人群中走出来，他一步一步上前，却分明看到每一步他都走得如此艰辛。

有熊熊如火般的气浪从阿木身上涌向人群，阿骨爷站在离阿木几米远处，捏着拐棍的手掌微微颤抖，他说阿木，闭起你的眼睛，不要再去回忆你的童年……

可是阿木已经听不进去，他的笑容依旧，双眼仿佛定住一般，只有黑色的光芒，看不出任何情绪。

阿骨爷不停地，阿木扔开你的回忆，阿木你快回来……豆大的汗珠从阿骨爷的额头上滴下，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

我看着阿木也一步步走到他的面前，巨大的热浪扑向我，我聚集着全身的力量，终于捉住了他的手臂。

那滚烫于烈火的手臂，让我的眼泪轰然而下，我只是叫了一声阿木，便哭得不能再发出任何声音。

我的眼泪掉在阿木的手臂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双眼中的黑色光芒渐渐退下去，热浪一点点收回去，只是一瞬间，阿木“啊”地大吼一声，从火堆边跳离出来，他抚着头看我，说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呢阿芒？

在我还来不及回答的时候，他就突然双眼一闭，晕倒过去。

五

我守在阿木床边，不断地想到底是什么的力量让阿木会变成这样，在我反复考虑准备去找老骨爷的时候，他却自己找上门来。

他用拐棍敲打着我的房门，在我开门的那一瞬间，表情冷酷成一副石像样。

他坐在桌边，一双眼死死盯着我，然后很冰冷地问了一句，你们，上过山顶？

我大惊，以至于差点从椅子上跌倒下去，我连忙摆着双手，说没有没有，那种地方我们是不敢去的呀……

阿木





话没有说完，就听到阿骨爷说，是你带阿木上去的吧？

我一双手停在半空中，嘴巴张着，脑子嗡嗡地响，我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犯了明日村的大忌，从来都不会轻易被放过。

我的身子忽地瘫软下来，我沉沉地坐回椅子上，泪水涌出眼眶，阿骨爷，到底为什么，没有爹妈的孩子在明日村就是灾星吗？又为什么从小到大村里大小事情都不准我与阿木参与呢？

阿骨爷的表情在我眼泪滴落地上的一瞬间软化下来，他闭上眼，沉沉地叹口气，站起身来巍巍颤颤地走到我的面前，阿芒，明日村每一代都会有灾星出现，但其实到底是谁，我们都算不出来。这一代只有你跟阿木出生时克死了父母，所以，所有流言尽攻向了你们……

我猛地抬起头，只是大家的凭空猜测是不是？根本不会知道谁是灾星对不对？那阿骨爷你为什么不对村民说清楚，为什么呢？

我看着那一向严肃而神秘的老人，他的手掌突然缓缓伸向我，在我头上轻轻抚摸，但是阿芒，明日村从来不曾有妇人死于生育，你与阿木骨子里带着克性与怨气，是不可否认的。

克性与怨气。我的脑子重新归于混沌，那么那面大鼓又是为了什么？

明日村必须制造这面鼓来恢复从前最兴旺的模样，因为这一世里，会有一个邪恶的力量毁灭我们，阿芒，在我们不知道这邪恶来自哪里的时候，你与阿木都不要靠近大鼓。

阿骨爷收回手，一边往外走，一边留下话来，因为与邪恶一同出现在这明日村的，还有光明力量，你们是敌是友尚不明确，但是不论是邪恶来自哪里，我都会不顾一切地让他消逝！

不顾一切地，让消逝？那么阿木，如果我们正是那邪恶的力量呢？我们会不会亲手毁掉明日村的一切呢？



阿木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次日。

他醒来后，便一个劲摇着我的胳膊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的脚趾会缠着纱布，为什么他的头像裂开一般疼痛。

他将头深深埋在我怀里，他说阿芒怎么办？我觉得我身子里住了别的东西，一种与我很背离的东西，他仿佛在指引我走向什么。

阿木抬起头来，努力回忆那一场事故，猛地那一团黑色的光芒又一点点地回来……

我一急赶忙扔掉手里的药碗，大声喊阿木，不要想啊，阿木不要……

碗落地的那一刻，阿木的眼睛一晃，又还回了褐色的瞳孔，他仰起脸，先是疑惑，继而轻轻地笑了，他说阿芒，那种感觉真好，好像灵魂脱离身子，无边无疆任意妄为……

他的手指紧紧捏着我的胳膊，阿芒你有没有那种感觉，你所有的委屈怨念都在那一瞬间消逝，你好像有无穷尽的力量，足以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就在身体中，膨胀扩散……

阿木！我死死抱起他大哭起来，阿木不要啊，你说的这些只是梦境，阿木你快回来，你的现实中有阿芒有明日村，阿木你要回来啊，阿木那是恶魔的念头，阿木啊……

我的眼泪大滴地落下，脑子里反复响起的，是阿骨爷最后留下的话，有一种力量是邪恶到可以毁灭到明日村……

阿木如果你真是那个邪恶的力量，那么，请不要，丢下阿芒。

⑨七⑨

大鼓完工的日期一天天逼近。

开始有人日夜把守着山顶。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切不过只是为了阻止阿木的靠近。

然而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

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与阿木是如何走过这十几年的。

在我们的童年，我们一样悲惨的童年，我们靠吃百家粮而存活，那些个风雨霜冻的夜晚，我们瘦小的身体缩在草垛里，我便靠他讲那些偷听来的上古神话来支撑着身体，听他讲女娲讲夸父，在我们幼小的心里，总有一天会有那样的神灵救我们于苦难。

村里人大人们的冷眼，其他孩子的讥笑，与那些阿木口中美好的上古传说，成为我儿时所有的记忆。

后来，我们自己搭建了房子，自己学会了生存，我们住在远离村庄的地方，在很深的夜里燃起火把引吭高歌，阿木弹起他自制的乐器，十三岁后，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快乐。

然而，然而就在我们一切都亲手得来，一切都已经走入幸福的时候，阿木却因为我的好奇碰触了那一面鼓，沾了晦气。

那么，不能解救的时候，只有，陪伴你一起入地狱。

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来的勇气。在看山人的晚饭中，下了迷药，然后在他们昏昏睡过去时，走向那面大鼓。

已经是一面几近完美的鼓。

或者说，自我记事起，明日村不曾有过这么完美且气派的鼓，然，它真的可以救明日村于生死吗？我积蓄起所有的力量，手指伸向那鼓面……

手指碰触鼓面的那一刹那，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吸引着我向前，我看到了我们童年所有的不幸，那些投在我们头上的小石块，那些连畜生都不吃的霉饭菜……我的身上有了越来越强的一股力量，膨胀扩散在身体每一个角落……

阿
木
鼓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体被一个东西猛地击打，我一下子缩手回来，再回头，竟然是阿骨爷！

他的目光中透着恶狠狠的目光，他几乎是在冲我吼，阿芒你在干什么！

我……我不知道要如何作答，我看着他，愣在那里。

跟我走！阿骨爷不在等我做任何反应，拉起我就走。

他的干瘦手指死死捏着我，指甲扣起我的皮肤里，他几乎是不用拐棍走得飞快，然后在村后的河边停下步子。

然后指着河水对我说，屏住呼吸努力向里边看！

明日村的人天生便有水中透视的能力，我按他说的，向水里看过去，那里边是无数牲畜的尸体，深深地埋于河底的淤泥里！

我的脑子嗡地一下不能思考，猛地向后一退，却重重地撞在了阿骨爷的身上，他说这便是为什么你们不可以碰触鼓面的原因。

阿骨爷扳过我的身子，你就真的那么傻吗？阿木被恶灵指引，你不来找我帮忙，就只知道不分善恶地与他为伴吗？

我终于失去了所有的力量，重重跪倒在阿骨爷的脚下，救救阿木，不要抛弃他，阿骨爷请你救阿木……

这些，你所看到的牲畜尸体便是大鼓邪气的根源，我们抽干了它们的血，无数只牲畜的鲜血被做成漆，刷在鼓的周身，阿芒，这一切都是怨。这世上没有任何邪恶比怨来得更加深厚，那是不得饶恕的孽……

阿芒，谁都已经救不了阿木。如果想让他早些解脱，我们只有在大鼓制成前，让他消失，不然这些畜怨会让他越来越恶……

阿芒，这个世上所有人的灵魂都有黑白善恶，阿木与你经历同样的童年，但是他的心不能化解，所以从一开始阿木的灵魂已经抵偏黑暗，他的躯体是怨气集聚的元身，已经不可能被拯救……

那么我的灵魂呢？我离黑暗还有多久？

阿骨爷。



已经有一些事情开始发生。

一切如阿骨爷所说，不可背离不可逆转的阿木命运，那些邪恶已经一点点浸入他的身体。

村子里有小婴儿莫名其妙变呆滞，有老人不明原因地开始走失，有年轻的男子从制鼓的

山顶上失足摔下。

而这一切，只因阿木，他魅惑的笑声所经之处，便会酿出灾难。

阿木的瞳孔不再是褐色，幽深而不见底的黑，遮去他从前所有的善良光芒。

我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却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说不出，一种死一样的哀伤漫过心房，无数夜里沉沉的哭泣，唤不醒阿木的灵智。

是不是真的，只有如阿骨爷所说的，让他消逝，才能解脱。

那么阿木，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有挣扎，那些恶灵占着你的肉身你的心智，你是不是也有着同样无法言说无法动及的痛楚。

阿木，我要怎么样，才能看到你最初的笑容。

大鼓在今天夜里全部完成。这将是明日村最后驻守的机会。全村的人都站在山顶上，每个人都捉着火把，我也站在其中，看着阿骨爷拿着鼓棒，默默念咒。

一切的一切，都只等着月圆的时候去击响大鼓，唤醒神灵。

明日村一直都在制这样的一面鼓，生生世世地期待这面鼓的完成，只是为了从此强大而兴盛，不受邪恶的威胁。

他们从来都相信这一面鼓可以唤醒神灵，感动神灵，赐予明日村不衰的能力。

当云层缓缓移开，月亮全部露出来的时候，阿骨爷的手慢慢地提起来，然后仿佛注入毕生的力量，将那一下击打下去！

“嘭……”的一声，万物都猛地寂静下来。

我的心却提到了嗓子眼，阿木，阿木你此刻又在哪里，这沉沉大鼓可曾也唤醒你的灵魂呢？

我的脑海里飞快闪现的双重画面，是与阿木共度的所有岁月，及明日村现在所有的境遇，我的心因矛盾而剧烈的疼痛，俯下身子的瞬间看到阿骨爷的第二棒又已经打下去……

这一次的声音不同于上一次的响亮，有让耳朵惊起的尖声，全村人在那一刹那屏住了呼吸，继而火把通通掉地的瞬间，阿骨爷跌倒在了地上。

他手里的鼓棒已然断成两截，他的手臂被断去的部分深深刺伤，鲜血忽地涌出……

明日山重归一片黑暗，所有火把都熄灭掉的瞬间，我听到阿木那熟悉到惊心的笑声。

月色下，那一张脸俊美非常，眼睛中是飞速流转的黑色光芒，他火红色的袍子在夜风中飞舞，我听到他轻轻地叫了一声。

阿芒。



他如今只还认得我。





明日山上，他的眼睛里只还看到我。

他走近我，然后手指轻轻捉起我的脸，微笑，再微笑，然后问我，为什么，你也会在这里？

我……我看着他的脸，这张脸灿烂得好比日光，我有瞬间的恍惚，阿木，我在这里，守着大鼓……

那我呢？阿芒，你也与他们为伍了吗？我，是敌人吗？他依然微笑，嘴角轻轻弯上去，温存得看不到任何力量。

我只希望你解脱，阿木，从来我都只希望你好……

他上来扶起我的身子，阿芒跟我走，我的世界里，是任意的快乐与无畏的妄为，阿芒，我们离开。

我的脚步随着他轻轻移动，我看到阿骨爷嘴巴奋力地在喊什么，却听不到声音，然后眼睛里，便只是阿木，只有阿木……

我们慢慢地向前走，在走到大鼓面前的时候，突然我的身子与它有短暂的碰触，那一瞬间，我们周身仿佛裂开天光，刺眼的光芒逼得阿木连连后退，他疑惑地看着我，又看着那鼓，说不可能，不可能那鼓还有能量呀？那上面缠满了恶灵，为什么还会有能量？

他的眼睛里黑色光芒更加快速地流转，然后他扭过头来死死盯着我，笑容终于不见，他说是你，原来明日村最后的那个光明力量，是你！

我的脑子在那一瞬间清醒过来，飞快回忆着阿骨爷所说的，会有光明的力量……

原来，原来我与阿木从来都不是同类。

因为我们的心性，我的宽包容，这世间的爱与恨都已经不再有分量，而他的不能舍弃，才会成为恶的寄居身！

我的手指死死摁在鼓面上，月光照在鼓面上，全身顿时充满了力量。

阿木，来！我向他伸出手，只要你肯向前一步，我们所有的记忆都可以回来，阿木你快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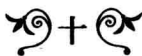
阿木看着我，眼神里的犹豫，有辗转的光芒，那是往日所有的回忆，他终于一步步地走向我……

突然间，云彩遮住了月光，阿木在那一瞬间又还原了黑暗，他猛地停在那里，然后冲我哈哈地笑起来，他说阿芒，从此，我们是敌！

阿木的身影迅速消失在视野里，我顺着大鼓慢慢地滑下去，阿木，你所说的为敌，是不是说，下一次的碰面，就只有你死或我亡。

阿木，那些所有共度的岁月，那些不朽的上古传说，没有你，我还要去相信美好吗？

阿木，你告诉我，还有什么，可以唤醒你。



阿骨爷的身体日渐恢复回来。

终于又可以拄着拐棍在村子里行走的时候，他第一个便来找我。

他说阿芒，救阿木的决心你有多少？

我抬头看老人，决心？我板起面孔，如果我的生命可以，我宁愿用我换回他！

我认真地看着阿骨爷，没有人更清楚阿木需要什么，也没有人比我更懂阿木，他的心里也有挣扎，不然，那一天他便不会离开，那是他报复所有人最后的时机，可是他放弃了不是吗？

阿骨爷点头，他上来拍我的肩，说那一天，我几近以为明日村到毁灭之时了，是阿木他的心里最终还是有你，他的记忆在与邪灵做着抵抗，那些儿时你们共同的，那些单纯而美好的记忆，是所有的邪灵都取之不去的。

阿骨爷握着我的手，现在我们要救不只是明日村，是天下苍生，当黑暗成为主道的时候，那么，苍生便没有生计可言。

阿芒。阿骨爷的眼睛里突然闪出泪光，你真的肯牺牲一切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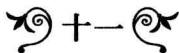
我看着阿骨爷的眼，最后一次，冲他点下了头。

阿木，如果没有你，我便不会有那些美好，那些正义，那些不会被邪灵缠身的宽容，都是你教我。只是，你自己却陷入仇恨，那么深。

一切都是你。命是你的，情是你的，连我所有生存的可能都是你的。

那么，我又怎么会，让你受这样的折磨。

阿木，尽管我们有这么多的曲折与磨难，但是阿木，请你相信，那些记忆，那些儿时不磨的记忆，将是我至死都最珍贵的东西。



那一天，我也终于穿起了明日村最华丽的祭服。

黑色的纱裙，上面火红色的异鸟图，似要高飞。

我坐在那面大鼓上面，第一次，那样地，接近天，接近神灵。

大鼓的旁边堆满了柴，黄昏时刻，每一个村民手里就已经燃起了火把。

我的脸上挂着微笑，嘴边哼起阿木常常弹给我听的曲子，我轻轻地哼，轻轻地唱，我的阿木，请你记住，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去哼唱你的曲调。

阿骨爷双眼深深看我，是我从不曾见的留恋，他的手掌高高地举起来，犹豫再犹豫，始终不能放下来。

阿
木
鼓





我对他微笑，点头，将眼睛轻轻闭上的那一瞬间，我听到村民中有轻轻哭泣的声音，有拼命呼唤我名字的声音，阿骨爷的脸上，顷刻间滴满了泪水……

所有的火把扔向大鼓，这一面苦心制造一年的大鼓，就这样，置身于火海。

而我，就静静地微笑着，坐在那大鼓的上面。

阿木，阿骨爷说，只有粉碎你内心深处最深情的东西，你才会醒悟回来。

那种钻心的痛，可以让一切恢复到最初的样子。

你被风吹起的刘海，你褐色而忧伤的瞳孔，你温暖而宽大的怀抱，你口中优美的上古传说，阿木，你看到了吗？

云彩的背后，那火一般灼人的烈日。

阿木，你听到了吗？我最后为你唱响的挽歌。

❧ 尾声 ❧

其实，我知道是阿骨爷骗了我。

伤及你内心最底处东西的时候，也是你粉碎掉所有生之欲望的时候。

也是那些邪灵无处安放灵魂的时候，你的肉身会随着你的心痛而一起消逝掉。

其实阿木，我一直都知道，你的痛楚你的挣扎。

阿木，被邪灵缠身，从来都没有办法解脱的，只有死，才是噩梦的终结。

但是阿木，当我的灵魂飘向光明的时候，我看到在我的身边，有褐色瞳子的男子。

他如你一般，有高高的额头，有飘逸的碎发，有一样如星子般揉碎的忧伤目光，也会像你一样，湿润着眼框低低叫我一声阿芒。

只是阿木，这，是你吗？

楔子

绿萝。

安落叫她名字，声音微微袅袅，你爱我吗？

爱，当然爱。安落怀中的女子，白肤凝脂，一袭冗长绿裙疏散地布了一地，她手臂引勾安落脖颈，我可以为你死去，安落。

绿萝，我要你活着。安落微张他幽绿色双目，手指按住她的嘴唇，绿萝，我要泃国。

好。她看他，笑容如优昙绽放。

安落，我给你。

绿萝入宫的那一天，是百官朝佛的日子。

浩浩荡荡的一群群宫人，提着灯笼在深宫墙内细碎地行走，仿佛一群被扯了魂魄后的鬼魅。

中间夹着金黄流彩龙凤轿，那上面的人，龙衣凤带，面色光鲜。

绿萝跟着老嬷嬷走在人群最后，她轻挪着步子，灯笼挑得稍高一点，映出她绝色美艳的面容，身后水绿色的长裙，拖至地上，腰身绣大朵昭然的银白牡丹，在暗暗的灯火下竟好似飞舞起的禽类。

半响后，人马缓缓慢下步子来，眼前，便是压着泃国数百年鬼魂的佛堂。

皇帝与皇后自轿上走出，双手合上着走过佛堂。

群臣齐跪，奴仆俯倒。

绿萝不跪，她睁着一双明眸，饶有兴趣地看着周遭一切。直至皇帝起来转过身来，她仍不知可畏。

皇帝看到了人群中的她。不着宫中统一罗裙，亦不施妆，就那么无所顾虑地站在那里。他突然就笑了。

皇后探过身来，她问仁景，你看到了什么？

他不理她，径自从人群中穿过至她面前，他问她，你叫什



牡丹虫

泃国四十五年，日月星辰同现于天。历时数日，不退不散。几日后，大都炎城聚集术师无数，拟书上奏，泃国后二十年，妖将主国。



么名字呢？

她弯了嘴角，一抹姹紫笑色，那么你呢？是谁呢？

他看着她的眼，在灯火通照下，竟忽地映出那么一丝冰蓝，他失了神，言语也不畅起来，我，我叫仁景，我是，皇帝。

她捂着嘴轻声地笑起来，然后提起衣裙，终于肯俯身叩首，她说吾皇，万岁。

他心满意足地大笑，然后转身上轿子。他记住了她的一双目，灯光中冰蓝而彻骨。

皇后也侧身离开，走了几步，又忽地对绿萝轻语几句。

上轿后，她对他说，仁景，我觉得她有些妖惑，将她安排进了百花园。

仁景的梦中，第一次出现成片的牡丹。

银白或金黄。华丽丰泽地绽放遍整个园子。他看到花丛中有绿色女子在引颈歌唱，听到她调一首不可知名的曲，感觉到四周有莫名的生物在风中起舞，他突然觉得很冷，疾步向那女子走去。在他碰触那女子的刹那，他看到她绽放冰蓝光芒的双眼，接着一丛丛艳泽的牡丹就枯落下去，枝叶横倒在脚下，如白鸟的尸首。

他惊呼着醒来。满身的汗水。他叫醒旁边睡梦中的皇后，说应宁，百花园是否真的妖气纵横？

应宁很快起身将锦袍披在他身上，莫非皇上担忧下午遇见的女子？听说进宫前她是北王府的一名巫女，皇上，这样的女子，本是不详。

仁景扯开锦袍，自墙上拿下宝剑，只身前往百花园。他要亲眼看到那女子是怎么样的妖魅化身。

百花园的深夜大多寂静。只有年节时分才会有鬼怪恶吼的声音，仁景紧紧地握着剑，一步步靠近园子。

忽然，他听到了箜篌的声音，是西域将已失传的乐器。他加快了步子，轻轻推开园门。

仁景好似重新走回了先前的梦境，绿衣女子怀抱箜篌歌唱，空气中有萤光闪烁般的人影叠叠重重，调至高潮时，她会赤脚跳进牡丹丛中，发丝在夜空中旋转成晶莹的蓝色。

仁景拿宝剑的手慢慢松开，那女子便飞一般来到他身边，手指轻按嘴唇，妖魅般笑颜，仁景，你带着宝剑可是来收我的吗？

仁景看着她，宝剑锵然落地，他竟像个不谙事的孩童手足无措，半晌，他才支吾着问，你，叫什么呢？

绿萝。

她的眼神好似碎了的月光，越发光彩。

仁景，我是一个妖女。

一个可以让泱国覆灭的妖女。

仁景那日没有上朝。一觉醒来时，日上三竿。

他扶着微痛的头，问旁边的宫女，昨夜，我几时回来的？

宫女惶恐，皇上，昨夜您一直安睡，不曾离开寝宫。

仁景的心一下子便乱了，他跑到殿外大声地喊，安落！

年轻而俊美的少年进殿，他上前捏着他的肩，说怎么办？宫中出现奇异的女子，目光冰蓝，赤脚行走。他失措地背过身去，让我神魂失守，安落，我要怎么办？

安落微笑着揖首，皇帝可以纳她为妃，安定在后宫。

他叹息，可是安落，她说她将覆灭泱国。

他由安落处知晓绿萝的出身。她是安落远房表妹。在西域长大，虽然行事难免与中原不同。安落向仁景跪倒，臣愿以性命担保，绿萝尚小，言语不能当真。

仁景的心终于安宁下来，他说安落，我要纳她为妃，下月，不，他的目光坚如磐石，明日！

甚至连皇后都是在当日才得到消息。她急匆匆踩着碎步跟来正殿，遣退群臣，目光凛冽。

她说给我一个交代，你这样纳妃，让我如何说服后宫百丽。

仁景坐龙榻上，突然就笑了，他说应宁，如果后宫中有一位妃嫔可以比她更让朕动心，朕便作罢。

应宁自大殿外拉进一位年迈术师，她厉声吼他，告诉皇帝，你昨夜观的星象。

那术师巍巍颤颤，吾皇，昨夜星辰九宫齐暗，指示妖已入进泱国内里，是大不祥之兆啊……

闭嘴！仁景一把掀翻龙案，说应宁，你若再妖言惑众，我便废掉你！

大婚入夜举行。

安落捎话回来，说绿萝她只肯在百花园行礼。

仁景眉头微皱，随即对众人命令：设宴百花园。

绿萝仍只着绿裙，她站在仁景身前，眼睛却盯着前来送亲的群臣，她说西域风俗，新人是不拜天地的，仁景，但是你要三日不上朝，陪我观日出日落。

人声议论沸腾，仁景看着她蓝色的眸，点了头。

三日不上朝。

牡丹
忠

